

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二

西吳孫 琮執升手評

封建論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為近曰。有初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為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眾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

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以原封建所由始下詳其夫無勢字。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履星羅。四周於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為朝覲會同。離為守臣扞城。然而降於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觀者。歷於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為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允伯。誅萇弘者有之。天下乘盪。無君君之心。余以為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強末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為十二。合為七國。威分於陪臣之邦。國殄於後封之秦。

封建既原妻歷惠

遷入秦

段言秦廢封建之由

附原郡縣所由

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為之郡邑廢侯衛而為之
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
為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
鋤挺謫戍之徒圜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於
下而吏畏於上天下相合殺守刦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
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犇命
扶傷而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
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都秦制之得亦以明
矣繼漢而帝者雖首代可知也唐興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為宜也然
猶桀滑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
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乎其人適其俗修其理
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跡

看○他○步○收○然○處

以下闇去

東○說

言○唐○制○之○得○失

言○漢○之○得○失

秦○之○得○失

附原郡縣所由

斷可見矣。列侯驕盈，贖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跡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論四代建州郡縣於民之利弊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於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得漢世多循良俱收郡縣魏尚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覩汲黯之簡諧。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通篇法極緊嚴此段即極端深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沒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謹而導之。拜受而。

退已遠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

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

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

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

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

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為殷周聖王也。而

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

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

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為安。仍之以為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

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己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制。

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

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

博辨宏深才學並贍

其後

論

先辨卷以下才入正論

意未經人道

此意

利一說

去三代之制

到非聖人意

斷得確

轉力助

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故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為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篇記援處直微前勢字

徐揚貢評通篇分明五大段文字。前段發端立案。後段收束歸源。中三段。一是原封建之始。一是論列周秦漢唐之制。而明秦制郡縣之獨得。一是破從來泥古之見。謂封建之善者就三段間。又各有層次。反覆錯綜。高明廣大。如月日之經天。如江河之緯地。予瞻有云。柳州之論出。而諸家之論廢信哉。

通篇只以封建非聖人意一句為斷案。封建既非聖人意。乃古來聖人。何以有封建。於是尋出一個勢字來。起手輕點勢字。彼其初一段。遂極言勢之所必至。而以勢也。然住以下一段。言周封建之失。一段言秦郡

縣之得。一段言漢矯秦徇周之失。一段言唐制州立守之得。其於歷代
封建得失大略已盡。但封建世守而易理。守宰遞更而難理。畢竟是
一說。故以或者曰發難。隨將周秦漢唐或得或失。以解之此解為特詳。且
三代封建而祚延。秦郡邑而祚促。畢竟亦是一說。故以或者又曰發難。
隨將魏晉及唐為修為短。以解之此解為特略。至或者又以為一段。則
因殷周不革封建。一難發出不得已之故。與起處。勢字照應。便以吾故
曰非聖人意也。勢也。繳轉作收。前後一氣呵成。總是言三代以上宜封。
建三代以下宜郡縣。識透古今。眼空百世。孫執升

卷之二

卷之二

四

時令論上

呂氏春秋十二紀漢儒論以為月令措諸禮以為大法焉其言有十二月

呂氏之論

七十有二候。迎日步氣以追寒暑之序。類其物宜而逆為之備。聖人之作也。然而聖人之道不窮異以為神不引天以為高利於人備於事如斯而已矣。觀月令之說苟以合五事配五行而施其政令離聖人之道不亦遠乎。凡政令之作有音○述候時而行之者有不候時而行之者是故孟春修封疆端徑術相土宜無聚大衆。季春利堤坊達溝瀆止田獵備蠶器合牛馬百工無惰於時。孟夏無起土功無發大衆勸農勉人仲夏班馬政聚百藥。季夏行水殺草冀田疇美土疆土功兵事不作。孟秋納材葦仲秋勸人種麥。季秋休百工人皆入室具衣裘舉五穀之要合秩芻養犧牲趨人收斂務蓄菜伐薪為炭。孟冬築城郭穿竈窖修囷倉謹蓋藏勞農以休息之收水澤之賦仲冬伐木取竹箭。季冬講武習射御出五穀種計耦耕具田器合

諸侯制百縣輕重之法。貢賦之數。一筆斯固俟時而行之。所謂教授人時者也。其餘郊廟百祀亦古之遺典不可以廢。誠使一說寫不俟時而行之古之為政者非春無以布德和令。行慶施惠。養幼少。省囹圄。賜貧窮。禮賢者非夏無以贊傑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斷薄刑。決小罪。節嗜欲。靜百官。非秋無以選士。勵兵任有功。誅暴慢。明好惡。修法制。養衰老。申嚴百刑。斬殺必常。非冬無以賞死事。恤孤寡。阿黨易關市。來商旅。審門閭。正貴戚。近習。罷官之無事者。去器之無用者。則其闕政亦以繁矣。斯固不俟時而行之者也。變天之道。絕地之理。亂人之紀。舍孟春則可以有事乎。作淫巧以蕩上心。舍季春則可以為之者乎。夫如是。內不可以納於君心。外不可以施於人事。勿書之可也。又曰。反時令。則有飄風暴雨。霜雪水潦。大旱。沈陰氣霧。寒暖之氣。大疫。風歟。嘵瘞。瘻寒疥癩之疾。螟蝗五穀。瓜瓠果實不成。蓬蒿藜莠並興之異。女災。胎夭。傷水火之訛。寇戎來入相掠。兵革並起。道路不通。邊境不寧。土地

分裂四鄙入堡流遷徙之變若是者特督巡。往。妙。史之語非出於聖人者也然則夏后周後。往。妙。公之典逸矣。

徐揚貢誣通篇兩大段一反一覆波瀾壯闊而筆力尤奇峭。

呂氏月令其言互有是非故柳子論其言亦互有可否如言政有俟時而行者是因其說之是而可之者也如言政有不俟時而行者是因其說之非而否之者也兩路並論議論方不偏苛知此可以讀呂覽即可以上下千古之文殊軌升

卷二

七

論譽

凡人之獲謗譽於人者。亦各有道。君子在下位。則多謗。在上位。則多譽。小人在下位。則多譽。在上位。則多謗。何也。君子宜于上。不宜于下。小人宜于下。不宜于上。得其宜。則譽至。不得其宜。則謗亦至。此其凡也。然而君子遭亂世。不得已而在上位。則道必拂于君。而利必及于人。由是謗行于上。而不及于下。故可殺。可辱。而人猶譽之。小人遭亂世。而後得居于上位。則道必合于君。而害必及于人。由是譽行于上。而不及于下。故可寵。可富。而人猶謗之。君子之譽。非所謂譽也。其善顯焉。爾。小人之謗。非所謂謗也。其不善彰焉。爾。然則在下。而多謗者。豈盡愚而狡也哉。在上。而多譽者。豈盡仁而智也哉。其謗且譽者。豈盡明而善褒貶也哉。然而世之人。聞而大惑。出一庸人之口。則羣而郵之。且置於遠邇。莫以為信也。豈惟不能褒貶而已。則又蔽於好惡。奪于利害。吾又何從而得之耶。孔子曰。不如鄉人之。

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善人者之難見也。則其謗君子者為不少矣。其謗孔子者亦為不少矣。傳之記者。叔孫武叔時之顯貴者也。其不可記者。又不少矣。是以在下而必困也。及乎遭時得君而處乎人上。功利及於天下。天下之人皆歡而戴之。向之謗之者。今從而譽之矣。是以在上而必乾也。或曰。然則聞謗譽于上者。反而求之可乎。曰。是惡可。夫亦徵其所自而已矣。其所自善人也。則信之。不善人也。則勿信之矣。苟吾不能分于善不善也。則已耳。如有謗譽乎人者。吾必徵其所自。未敢以其言之多而舉且信之也。其有及乎我者。未敢以其言之多而榮且懼也。苟不知我而謂我盜跖。我又安取懼焉。苟不知我而謂我仲尼。吾又安取榮焉。知我者之善。不善。非吾果能明之也。要必自善而已矣。

孫月峯評。辭意雋永。當與韓退之原毀篇同看。

金聖歎評。不過只是鄉人之善者好之二句意。看他無端變出如許層。

抑如許轉接如許幽秀厯落

此篇大意只是為世人謗譽變易不足憑信故將孔子之論為一篇觀人之法妙在前幅先將謗譽之常者寫作第一層為一篇之舊案其次轉入世人謗譽之變者寫作第二層為一篇之新案然後轉入孔子觀人之法寫作第三層為一篇之定案尤妙在第二層說謗譽之變畢便可入孔子之論他却又寫世人輕信一段在內第三層接出孔子之論畢便可緊承此意暢明之他却又再寫世人謗譽不足憑一段在內此便是柳文曲折處孫執升

